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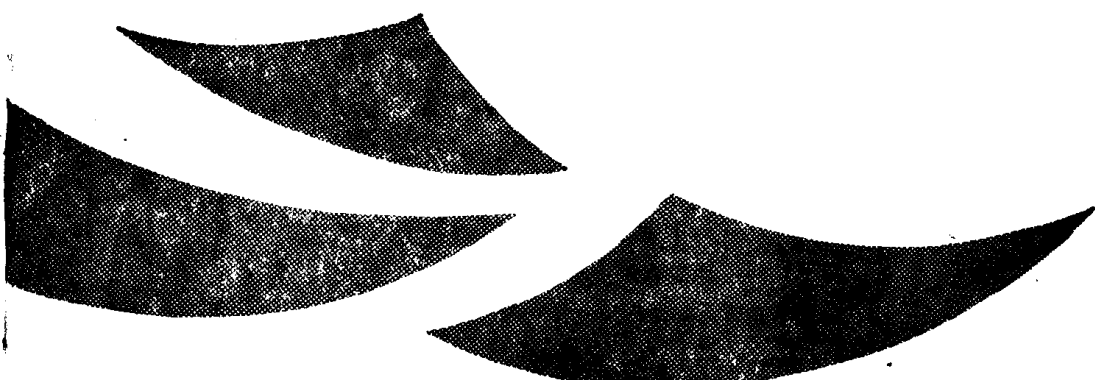
鴨綠江傳

楊大群



鸭绿江传

杨大群



中国青年出版社

鸭绿江传

杨大群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1.5印张 2插页 212千字

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册 定价0.76元

目 次

前 传	1
正 传	
1 边防炮声	27
外 传	
2 杜鲁门在威克岛会晤麦克阿瑟——两个人谈了美国军队向鸭绿江边推进的问题——麦克阿瑟保证他的军队在圣诞节打到鸭绿江	36
正 传	
3 战斗的开始	45
外 传	
4 美国高空全能飞机花样表演冠军摩尔上尉在纽约航空俱乐部出征表演——他驾着滑翔机降落在会场，脸上画着橄榄果、头戴滑稽小丑帽，说这样就能打胜仗——麦克阿瑟在东京官邸请他吃樱花酒喂的醉螃蟹	54
正 传	
5 炮车轮子碾碎敌机的翅膀	67

外 传

- 6 摩尔上尉的手和肖邦的手一般长——他
给远东空军司令斯特莱梅耶中将弹钢
琴——北朝鲜人驾驶雅克老飞机炸坏了
摩尔上尉的 F 84 喷气飞机……………80

正 传

- 7 夜走崑城……………87
8 把大炮藏在敌机翅膀底下……………96
9 夺得崑南机场的制空权…………… 102
10 母亲的愤怒…………… 106
11 仇恨入心…………… 114
12 夜遇周师长…………… 119
13 长天拚翅…………… 128

外 传

- 14 斯特莱梅耶在名古屋寓所里和夫人斗黑
桃皇后，布下“响尾蛇大轰炸”——然后
和摩尔少校大谈音乐和炸弹的灵魂是金
钱——而音乐和炸弹都是干净的…………… 139

正 传

- 15 炸不断的江流…………… 144
16 在生命线上的人们…………… 151
17 在马路上着陆…………… 162

外 传

- 18 摩尔少校砸碎了一架钢琴——在东京遇

	见考脱中尉——考脱说钢琴是带响的棺材.....	175
正 传	19 探洲心岛.....	180
外 传	20 斯特莱梅耶中将参加摩尔中校授勋会——摩尔去找卖血的考脱——摩尔钢琴演奏会.....	190
正 传	21 蛋皮对弹皮.....	194
外 传	22 将级幕僚会议——“猎犬大轰炸”要用五千枚两千磅的炸弹炸沉鸭绿江大桥.....	203
正 传	23 强登洲心岛.....	206
	24 徐晓清和他的测远机.....	214
外 传	25 猎犬巡视三八线遇见北朝鲜飞机——摩尔中校当上了救驾英雄.....	221
正 传	26 首建战功.....	228
外 传	27 猎犬在“拳师号”航空母舰里——爱打喷嚏的舰长组织香水舞会——鸭绿江大桥	

	上空雾散了，“猎犬大轰炸”开始了……………	234
正 传		
28	大战洲心岛……………	239
29	在战斗的空隙……………	250
30	瞬息万变……………	254
31	行军途中……………	259
32	大炮拉上摩云山……………	265
33	“死亡之谷”……………	269
外 传		
34	斯特莱梅耶将军在羽田机场离职仪式上 检阅空中大编队的飞机——新上任的远 东空军司令威兰将军——努力寻求新的 空军战略战术对付周钉……………	277
正 传		
35	山上青松根连根……………	282
外 传		
36	威兰的第一步是搞“绞杀战”——他视察 飞行员心理病患者营——召开恳谈会制 定“绞杀战”计划……………	290
正 传		
37	周师长的第二步……………	294
38	反“绞杀战”的游击战……………	302
外 传		
39	威兰的脚步被绞乱了——绞掉了大量飞	

	机翅膀——他亲自在跑道上会见王牌驾驶员艾埃斯少校，想借他的翅膀寻找周钉.....	309
正	传	
	40 艾埃斯的命运.....	314
外	传	
	41 艾埃斯少校的寡妇在白宫门前要丈夫——许多飞行员签名表示终生放弃飞行员这种职业——摩尔议员在新的别墅里开记者招待会.....	320
正	传	
	42 空中抓俘虏.....	325
外	传	
	43 “摊牌作战”计划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看白皮书.....	337
正	传	
	44 战俘营之战.....	345
外	传	
	45 停战协定生效前克拉克和将级幕僚们被北朝鲜特殊武器吓得目瞪口呆——威兰上将大怨把“顶”译成“钉”使他吃了败仗.....	351
正	传	
	46 友谊如同江水长.....	356

前 传

长白山脉峰峦环绕，百泉奔注，主峰终年积雪。峰顶是平的，象一个朝天的白玉盘子，人们喜欢叫它天池。长年累月，池里盈满的水漾漾溢出，奔腾而下，一泻千里。两岸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形成一片绿色的林海。那条穿松涛、绕山峦的江河，远看象从绿色湖泊里喷出来的，近看落在急湍流水中的松针、柏叶，一团团的漂浮着，被两边岸上的松林相映，活象一只只绿色的鸭子，在激浪中卷动，追逐嬉水，闹腾得可欢了。天空飘游的白云彩，映在水面上，被翻滚的激浪变成绿缎子。人们喜欢这种绿颜色，把这条江叫鸭绿江。

人们说，鸭绿江是条严肃的江。两岸多是悬崖峭壁，粉红色的石头，褐色的土层，象嘴唇一样严肃的抵着，因此在江上游不走到岸边是看不见那绿色流水的。当你走到岸边时，那哗哗的响声，使人从脚板到头顶颤抖着，好象从胸腔里把心都托了起来。在下游宽阔的地方，你放眼往江面上看去，不由得会啊一声，顿时胸怀开阔起来，好象置身在漫无边际的绿野里。宽阔的江面，平静得象一面绿宝石的镜子。江水深邃，呈现出墨绿色，象少女的眼眸子那么明亮、

那么深沉。当你回到悬崖峭壁之间，望见江底下布满着鱼鳞石，水流抖起千万道波纹，发出激昂喧嚣的哗啊——哗啊——的响声和震动，掀起一排排绿色的整齐的浪卷，就象有个巨人在一篇一篇的翻着绿色的纸页，在大声朗读着激动人们心弦的生存、战斗、友谊的颂歌……

鸭绿江两岸，世世代代居住着中朝两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共饮一江水，在斗争中结成了生死的友谊。滔滔的鸭绿江水源远流长，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故事也象鸭绿江水一样流不完道不尽。因此就留传下来一部中朝友谊传，称之为《鸭绿江传》。

宽阔的江面上，中间好象划出一条无形的界线。此刻在南半江，伴随着浑厚悲壮的号子声，有十几排木排飞流而下。在北半江，也有几十排木排奔流而下。这南北两排木排，象两片芦席，飞在浪尖上。站在头排上的放排人，象展翅的雄鹰一样，一会儿被抛向云天，一会儿又落入水面。木排被水冲击得嘎嘎啦啦响，象一只巨兽被猎人追逐时发出的吼叫。

站在南半江木排上的那人，头上包块白布，上身穿件偏襟小袄，系着两条黑飘带；下身穿着大肥腿的黑裤子，卷起半截裤腿。怀里抱着大橹。他的身子随着大橹晃着，脚尖一点一点象跳舞。冷眼看去，是个随流而下，无忧无虑的自在的人儿。其实他的心象绷紧了的弓弦，头上每条血管都膨胀起来，两只眼睛充满了血丝。因为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把性命抛在江里，尸骨被木排撞成粉末儿。他是个朝鲜放木排工人。

站在北半江木筏上那人，头戴一顶秫秸篾子编的尖顶草帽，上身穿了件黑色家织布的对襟褂子，下身穿家织布的蓝裤子，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腰上紧紧扎条蓝布带子。他把大橹压在胯下，两手擎着一根碗口粗、几丈长的白条蜡木杆，杆头在木排两边飞快地地点着水，好象长在他身上的两条长长的翅膀，拍打着水面，海鸥那样轻盈灵活。在他身后不远的木排中间，插着一个立杆，象船的桅杆一样。上边挂着半个葫芦瓢，一个黄柞木水桶，还挂着一个黄得耀眼的黄铜小喇叭。他是中国放木排工人。此刻他听着并排前进的朝鲜放木排工人的号子声，这有时激昂，有时悲沉的调子，也象浪头似的猛劲扑打着他的心。对方唱一句，他在心底深处叹口气。

长长的木排流入九曲江弯，江面更加狭窄了。水流冲击力大极了，把木排象软面条似的拧成无数道弯弯。有时整条木排被冲得象大块冰凌似的竖立起来，站在木排上的人被甩得身子倾斜着，几乎头顶心对着江面上翻花打滚的漩涡。这时，朝鲜放木排工人的悲壮号子：木排好比棺材板——嘿哟……声音一下子断了。紧接着，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从江南岸峭壁上塌下一块巨石，落在江中，溅起两三丈高的水花，然后，一个猛翻身，大半截露出江面，象一堵石墙，迎着木排耸立着，又象一个怪物蹲在水里，那发青的颜色，叫人看着毛骨悚然。火箭一样顺水射来的木排，要是撞在这块巨石上，整条木排会撞成碎劈柴片子，放木排的人就会落个尸骨无存。

这时候，南半江木排和巨石相离只有四五丈远了。要

想使这十几排木排躲开巨石，就是有推倒山的力量也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北半江的中国放木排工人双手松开大橹，麻利地柱着一根长竿，双脚一弹跳起来，不偏不歪的落在巨石上面了。他从容不迫地举起手中的长条白蜡杆，对准直射过来的朝鲜人的木排，用长杆使劲一撑，轰隆的一声巨响，那十几排木排象一条长龙紧紧的擦着巨石射过去了。

还没等站在木排上的朝鲜工人定神，砰！砰！砰砰砰！一连串枪声震荡着江面，子弹打在巨石上跳起来。原来是江南岸的日本江防守备队开枪了，向站在巨石上的中国放木排工人射击，日本鬼子认为他偷越国界了。

中国放木排工人一纵身跳下巨石，投入滚滚波滔的大江心。随着砰砰的枪响，眼见他头顶上的尖顶草帽被子弹掀飞了。太阳照得江水闪着鱼鳞光，照着随水漂流着的尖顶草帽……

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着。老半天不见江里中国放木排工人的影子。北半江那几十排木排冲出弯子后，稳稳地漂流着，那杆无人操纵的大橹摇晃着，江水在木排下翻滚着浪花。

南半江那十几排木排此刻还没有稳定下来，站在木排上的朝鲜放木排工人听见枪声，前胸好象被人猛击一拳。他顺着枪声看去，只见日本鬼子的枪弹正在水面上追击漂流着的尖顶草帽。他于是扔下大橹，不顾一切地纵身跳进大江，往那顶漂流着尖顶草帽的地方游去。当他把手伸向那顶草帽时，身子不觉已经漂到了北半江。北岸的中国边

境巡防队立刻对朝鲜放木排工人砰砰开了枪。

这时，中国放木排工人突然从紧贴着他的木排边钻出水面，两手有力地扳住木排，使劲抖落了头上的水珠，两眼扫视着漂在前边的朝鲜人的木排，看见那个朝鲜放木排工人正向自己那顶漂流着的草帽游去，边游边扭头找人，根本没有理会射击他的枪弹。中国放木排工人心里明白了，返身往朝鲜放木排工人身边游去。

在两岸夹击他们的急剧的枪声中，中国放木排工人和朝鲜放木排工人四只手握在一起，又紧紧地拥抱着，两张脸贴在一起了。然后他们手拉手向中国放木排工人的木排游去。一会儿，两个人用胳膊挎住了木排。突然，中国放木排工人的身子抖了一下。朝鲜放木排工人嘴里哎呀一声，两手抓住了中国放木排工人的左胳膊。一股殷红的鲜血流到他的手上。他嘴唇抖着说：“该死的鬼子！”

中国放木排工人伸手从木排上抓起一块桦树皮，使劲地在江水里攥了几下。桦树皮变得软绵绵的象一块羊皮。他撕开破衣服，用桦树皮擦着伤口。久居鸭绿江边的人，互相都会一些对方的语言。他对朝鲜放木排工人说：

“兄弟，不要紧，只是打了个透眼儿。”

朝鲜放木排工人急忙抓下包头的白布巾，迅速地给中国放木排工人扎在受伤的胳膊上，说：

“大哥，咱们的友谊，我栽在心窝里了！这笔仇恨账，我刻在骨头上了！”

砰砰砰砰！两岸枪声又在追击着这两个越境人……

朝鲜放木排工人用后背顶了一下木排，向自己的木排

游去，突然又转过身来喊道：

“大——哥！贵——姓？”

“徐——望——福！”

中国放木排工人喊道：

“老——弟！贵——姓？”

“朴——存——根！”

两岸枪声震荡着鸭绿江上空。

两个越境人几乎同时喊道：

“我们会再见面的！”

鸭绿江中的水照样的流着，只是好久听不见放木排工人的号子声了。江南岸鬼子兵增多了，接连不断地打秋操，隔岸都可以看见鬼子兵扛着捋管炮，端着刺刀，顺着江岸跑。白天黑夜枪声不住，震荡着鸭绿江面，吓得成群的海鸥贴着水皮飞去。横跨鸭绿江架设了浮桥，好象拦腰把大江截成了数段。岸边的村庄迁往内地去了，留下一堆残垣碎瓦，十分凄凉。在鸭绿江北岸，有些村屯住的大多是伐木工人、放木排工人，他们就是不往内地搬。他们说离开了鸭绿江，如同离开了亲爹娘。徐望福这个放过木排，又在森林里伐木的工人，在江边兜圈儿，见土里露出木桩头，先用脚踢了踢，然后蹲下身子，用手扒着。他听老人讲过，日本鬼子在“甲午海战”时，从这里架浮桥渡过江。当地人民反抗侵略者，火烧了浮桥，这就是残埋在土里的木桩。他使劲掰下一块木桩，往胳膊窝里一夹，皱着眉头，看着烟尘滚滚的江南岸，心事很重的往屯里走去。

徐望福从江边回到屯里，正遇见鸭绿江木材采伐公司经理、地主李协日带领他的马队，在逼迫伐木工人往内地迁移。他便挺身而出，说：

“我们搬家不搬家，用不着你来操心坠腑。我们世代住在这里，为啥搬家？！”

伐木工人们往前凑了凑，齐声喊道：

“我们住在哪里，你管不着！”

李协日叫道：“你们脚下踩的是我李家的地皮，我有权力赶你们滚蛋。”

他一摆手，马队端起手中枪。

徐望福不示弱地说：“我看你是要迎接日本鬼子过江！”

李协日勒着马缰绳转圈儿，象被打扁了头的毒蛇甩动着尾巴，举起马鞭子要抽打徐望福，但又不敢落下来，说：

“哦，你破坏日满亲善提携，共存共荣。该当枪毙！”

伐木工人们紧紧攥住腰间的板斧，凑近徐望福，看着他的眼色。一个叫邢占春的年轻伐木工人，拔出腰间板斧，说：

“徐大哥，你发话吧，看我的板斧象劈树丫杈一样，把他们的脑袋瓜子削掉！”

李协日没敢动手，打马冲出望江屯，裹在一溜烟尘里逃跑了。

没过两天，一个漆黑的夜晚，李协日带领他的马队和江防大队围住了望江屯。把徐望福和一些伐木工人抓住，把伐木工人的家属也都赶到了村头。一束束松明子火把燃烧着，一股股黑烟直滚。李协日说是把这些工人赶进大林子

放木排，谁不去就枪崩。

徐望福明白，狼轻悄悄地走路，并不是怜悯地上的小草，而是怕留下脚印。他把腰中拽着的板斧拔出，递给妻子说：

“桂兰，他爷爷的这把斧子，留给世清！”

李桂兰背着晓清，一只手拉着世清，一只手接过板斧，攥得斧把吱吱响，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眼看着被马队用大枪逼走的亲人，仇恨在心里燃烧。

恶马嘶叫着，不时夹杂着枪声。松明子火把摇晃着，慢慢移向森林。

又过了几天，跟徐望福一同被赶进大树林子里的邢占春逃回来了。他从伐木工人中挤到李桂兰跟前。只见他胳膊上扎块破布，浸透了鲜血。这是他在徐望福的掩护下从森林里逃跑时，被鬼子开枪打伤的。他声音颤抖地说：

“徐大嫂，我们的木排被日本鬼子劫去啦！李协日暗中报告了鬼子，他说徐大哥熟悉鸭绿江每道江湾，要想从山里放木排，非徐大哥不可！因此鬼子押着徐大哥，还有一挺歪脖子机关枪堵后路，又进深山放木排去了。”

有个伐木工人搀扶住邢占春，问道：

“徐大哥怎么样？他可是个三两板斧砍不倒的大树！”

邢占春说：“徐大哥身板硬实，精神头也足。我看出来了，他一点也不怕鬼子。可是老虎呛不住毒蛇缠呀！”

李桂兰眼角滚下眼泪。世清和晓清站在她身边，象两颗扎根的小树，总有成材那一天。她镇静一会儿说：

“老徐常说，遇见啥事情都要冷静，莽撞了会把草当成

蛇的。他不是依在树上的藤子，他是有根有种的一条硬汉子，会回来的！”

夜静了，娘仨躺在炕上。孩子们很快就睡熟了。妈妈倾听着从鸭绿江传来的砰砰砰砰的打桩声，那一根根木桩都是从木排上拆下来的大树呀！接着她耳边好象传来男人那双大脚踩得木排上的水叭唧叭唧的响……她渐渐睡着了。

忽然，李桂兰惊醒过来了。屋子里灌满了浓烟，整个后窗户烧得通红，大火苗子往屋里舐着。她腾地一冲身跳下炕，扑到房门跟前，使劲拉了几下。房门纹丝不动。房门从外面被锁住了。

李桂兰被浓烟呛得身子摇晃了几下，两条腿发软。但她心里明白，不能倒下去呀！她车转身子，又猛地扑上炕，两手摸着了晓清。孩子被浓烟熏得迷糊过去了。她一边往起抱晓清，一边爬上炕，站起身来，用肩膀使劲挤窗户。两扇窗户好象石头做的，连个缝也推不开。这工夫火燎了半间屋子，烧得房顶上檩木嘎嘎破裂。世清被浓烟呛醒，模糊地看见妈妈没有推开窗户。他跳下炕，抓起板斧，又噌地跳上炕，抡起板斧猛劈窗棂。耳边只听咔嚓一声，板斧飞出了手，随着半扇窗棂落在院子里。他用手扯住妈妈，身子使劲一拱，扑咚一声，娘仨个跳出了窗口。他们脚板刚落地，轰隆一声，房子烧塌了，一股火光和黑烟冲上了半天空。

李桂兰站在院子当心，把晓清紧紧地抱在怀里，好象两腿生了根，一步也走不动了。世清已经从地上捡起了板斧，站在妈妈身边。李桂兰面对燃烧着的房屋，看看世清，心